

紫微青春馆
微

不

BRAVE
LOVE

配

PLEASE BE HAPPY

他亲了亲苗桐的额头，祈祷着

HE KISSED HER

ON THE FOREHEAD

我的女孩，你可要幸福啊

水阡墨 著

SHUI QIAN MO
WORKS

《微言情》
一周年特别纪念作品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不 配

BRAVE
LOVE

水阡墨
SHUI QIAN MO
WORKS
著

CB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配 / 水阡墨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438-8757-2

I. ①不… II. ①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2752号

不配

著 者 水阡墨
责任编辑 夏新军
特约编辑 黎 超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封面设计 良 子
版式设计 彭意明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757-2
定 价 21.8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 不如偶遇

这样梦一样的相遇，
最好把它当梦一样地忘记。

第二章 019 / 彩虹的桥

她从不奢望，她万能的神能从云朵
之上低下头，看她一眼。而神却
从云彩里伸出一只手，对她说。
来，抓住我，我带你去天堂。

第三章 038 / 高岭之花

人类都是这样，谁都会有“活不下
去”的念头，可最后没几个选择去
死的。无论前路多么坎坷，多么绝
望，也是要挣扎着拼命活下去。

第四章 055 / 逢场作戏

苗桐想占有这个人，就算明天他就
死了，她也愿意睁着眼睡进他的棺
材里。

第五章 075 / 怦然心动

有时候沉默却是最大的悲鸣。

第六章 086 / 镜花水月

他清晰地感觉到了她如花苞般鲜嫩
欲滴的生命，而自己开放得太早已
经绚烂到极致，仿佛一夜之间就要
凋零。

第七章 102 / 君心似毒

可这疼，这暖，这舌的炙热香甜和
这身体深处的战栗欢愉都是真实
的——虽然这些从来都不属于她。

第八章 113 / 糖果罐子

其实他觉得这样很好，其实那孩子
的眼神他早就应该看得懂了，不是
一个孩子看着个敬爱的长辈的眼
睛，缠绵的柔软的痴恋的一双眼，
他阅人无数怎么能看不懂？

第九章 127 / 就是爱情

我开始想念你，心里一直无意识的想着你的事，总忍不住打听你的消息，这如果还不是爱情，这能是什么呢？

第十章 146 / 虞美人草

我最喜欢虞美人花，大红色的太美了，沉一分则暗淡，浅一分则轻浮，在艳阳里绚烂到极致，就像那时我眼中的人生。

第十一章 159 / 疾风骤雨

“你太让我失望了，适可而止吧！”人愤怒的瞬间智商是为零的，这一句话吼出口后，白惜言立刻就后悔了。

第十二章 176 / 多事之秋

说起嚣张来，她不是苗桐的对手。说起溺爱来，母亲也不是舅舅的对手。一个千般宠爱，一个特宠而骄，简直是天生一对。

第十三章 191 / 记忆的暖

“我想变成那种完美的女人，不会犯错的人。”“哪里有那种人呢，人只要在这世上喘息着，总会伤害到别人，也会给别人带来安慰的。”

第十四章 204 / 银白月光

脑子在叫嚣着闭嘴，叫嚣着跟她道歉，不要逼她，去求她，留住她。可另一个轻微的飘飘悠悠的声音如波纹扩散开，直到成为的脑海里唯一的声音，完了。

第十五章 221 / 不如归去

桐花落在土里做虞美人草的养料，虞美人冬眠时有梧桐为他遮风挡雨，根系在土壤里密密匝匝地缠绕拥抱，相互依存，死亡重生。

第十六章 241 / 回家的路

而这时，这个一直美丽的优雅如神一般的青年，静静坐在那里，可没人知道，他心里的雨，下得像要冲毁整个宇宙一样。

第一章

不如偶遇

这样梦一样的相遇，
最好把它当梦一样地忘记。

1

站在源生地产的大厦门口，苗桐仰起头，逆着光望着墨绿的玻璃幕墙，不觉有些头晕目眩。一瞬间，空气里躁动的暑气与烟尘，好似热浪般席卷而来。

苗桐胃里一阵抽搐，肩上却被人重重一拍，疼痛泛滥开。她脑子顿时清醒，回过头：“师父，什么事？”

卓月那张睿智娴静的脸一团和气。

“叫你两声都没听见，脸这么白，是中暑了？”卓月扯着她往里头走，嘴里叨念着，“你们这些小年轻就是身体素质太差，三伏天从空调车里出来都受不了，以后啊，跟我背着器材跑几趟山区，人皮实了就好了。”

苗桐是卓月带的实习生，晨报今年在A大新闻系有四个名额，苗桐是系里的教授推荐去的。新闻部，文化部和评论部，三个部门的主编亲自面试。卓月将她留在了新闻部，其他两个部门的主编抢人，是抢不过卓月的。不过也不要觉得被抢的都是香饽饽，其他三个实习生知道她去新闻部，当即都松了一口气。

稍微了解晨报内部状况的都知道，在新闻部卓主编手下实习就要有陀螺精神，一圈圈不停歇地转，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不死也脱层皮。

卓月外表温和娴雅，工作起来却十分苛刻拼命，背地里众人都称之为“笑面夜叉”。最重要的是，她放着清闲日子不过，偏偏喜欢奋斗在最前线。有几个卓月经手的工作了几年的老编辑，只要听见卓月的名字还有些腿肚子抽搐。

不过苗桐与那些奔着清闲高待遇的同学不同，她的本意就是进新闻部，虽然她也不知道为何卓月一眼就相中了她。不过苗桐本身不是什么好奇宝宝，所以也并不特别关心缘由。

苗桐跟着卓月进了大厅，与前台小姐说明来意，前台小姐打电话到三十二楼办公室确认后带着职业化的笑容说：“卓小姐，钱总在三十二楼会议室等你们。”

这栋大厦一共是三十四层，三十二层以上都是高层管理的办公室，这个钱孟是项目开发部的总经理。源生地产承接了本市廉租房建设招标，对于某些开发商来说，缺油少水的项目能不做则不做，而源生却是只要不亏本便做，为的便是赚个名誉。

在会议室里的榻榻米套间里，钱孟已经沏好了工夫茶在等着。苗桐瞟了他一眼，中年发福，眼白昏黄带血丝，在酒池肉林里浸淫久了的面相。听着师父和他一番客套寒暄后，苗桐从包里拿出录音笔和笔记本计算机开始做记录。无非是绕着廉租房项目如何造福低保市民，开工和竣工时间。师父经常同她说，同样的一件事每家报纸都在报道，有些便是千篇一律的空洞，有些便是真挚感人，这便是记者的视角和考虑问题的方向所决定的。

就像这种采访本可以派个组长过来便行了，可卓月教学生就要亲身授受，采访是需要技巧的，关键是要镇定脑筋活络会抓漏洞，即使口风再严也能使真相浮出水面。而且做记者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与各式各样身份的人打交道。

苗桐话不多，乍看有些呆，可是人很聪明，什么事情教一遍就会。

整个过程她都很安静，除了细碎的敲键盘的声音，不言不语像个隐形人。卓月认定这样的孩子必定前途无量，采访到尾声她舒口气弹了下她的额头：“好了，工作结束，来喝茶。武夷山野生大红袍，这么好的东西来待客，钱总真是客气。”

钱孟笑道：“原来卓小姐是懂行的，说实在的，我这粗人懂什么茶，这茶是白先生放这里的，我老钱来借个花献佛呗。”

卓月斜眼看苗桐这丫头一口将茶水闷在嘴里，牛嚼牡丹，不禁笑道：“我也不懂茶，不过凑巧家父爱茶，尤其是武夷山大红袍和安溪铁观音……对了，说起白先生，他的身体怎么样？”

“多谢关心，白先生身体状况良好，不过几个月前去了瑞士静养，大概要过了

夏天再回来。”

“那就好，他啊，前几年太拼了，年纪轻轻的落了一身病，如今能够休息一下也好。”

苗桐听得一哆嗦，手里的茶杯没握住，茶水洒了一身。

“对不起，我先去趟卫生间。”

从进门钱孟的眼光都会不太经意地放在苗桐身上，他在商海里翻滚那么多年，明显看出这个小记者心不在焉。是个清瘦素净的女孩子，皮肤白得不太健康，带了翡翠色的隐形眼镜的眼角微扬，薄嘴唇紧闭着，不好对付的狐狸面相——好似在哪里见过。

等苗桐回来，顺手将耳畔的头发勾到耳后，钱孟一下子想起来了：“我见过你，去年在白先生的家里，我去看望他，你在花园里喂狗，是不是你？”

苗桐顿了顿：“是我。”接着便没话了。

白先生的名字叫白惜言，是源生的主人。他稳固江山后退居二线不参与公司运作，公司的人都称呼他白先生。卓月非常意外，听钱孟兴高采烈地说起，每年春节白先生都会将他陆陆续续助养的孩子接到别墅里一起过新年，有十六个，苗桐算是里面年纪大的，小的也有十一二岁。孩子们带去别墅给白惜言见的时候，都会去买些新衣服，收拾得体体面面的。其实他助养的最大的孩子已经二十三岁了，比他不过小六岁，无论年长年幼都统一口径叫白叔叔。

只有苗桐毕恭毕敬地叫他白先生，这样格格不入的性格导致所有的孩子都孤立她，在餐桌上也被安排到离白惜言最偏远的位置。

苗桐最好的朋友是花园里的那条狗，叫阿德，不是什么名贵的犬种，不过是德牧与土狗的杂交，虽然有报警系统，它依旧每日蹲在后门看家护院。在白惜言的别墅里，她一天中，有半天是跟阿德在一起，被钱孟看到也不奇怪。

“白先生看到你们这些孩子毕业去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为国家出力，一定很高兴。”

苗桐说：“我不会辜负白先生的栽培，会好好报答他的。”

钱孟摆出无比欣慰的脸，正待继续说，卓月已经站起来：“时间不早了，社里也忙，我们也该回去了，多谢您的招待。”

钱孟对苗桐说：“欢迎你常来源生玩。”

两人走出大门，报社的采访车在楼下等着，苗桐一言不发，许久卓月才问：“你是白惜言助养的孩子？”

“嗯。”

“什么时候的事？”

“十二岁。”

“十年了啊？”

“十年了。”苗桐比画着胸口的位置，“那时候我这么高。”

“我与白惜言有过几面之交，当年其他报社关于源生地产不实报道，就是我查清事实后，给他正名的。”卓月顿了顿说，“关于源生地产在选材时偷工减料这件事虽是假的，但是那些报道也不全然是污蔑他，能做出这么大产业的人怎么可能身家清白？不过，我们做报业的人要有身为新闻人的操守和自觉，即使报恩，也要守住底线。钱孟那个人不是善茬，你以后尽量少同他碰面。”

苗桐知道这是师父给自己打预防针呢，为了利益记者失德报导失实，在行业里并不新鲜。不过这是卓月最忌讳的，尤其是自己亲手带的实习生变成那样的人。

她笑着点头：“师父，你放心，我明白的。”

卓月知道她不是阳奉阴违的孩子，当即就不再多说。

2

夜里苗桐加班到很晚，她住在郊区居民自己盖的民房里，三层的小楼，一间二十坪的屋子带独立卫生间。因为这里偏远，所以租金很便宜，幸好有直达市内的公交车，说起来也只是上下班浪费时间而已。

走到巷子里，路灯下停着一辆车，男人身影拉得老长。

她正要走过去，却被叫住了：“苗小姐。”

她微微吃惊，不过也只是微微吃惊，这个人若想找一个人，还是很容易。他的声音很熟悉，这些年也只有一个人这么叫她，客气的礼貌的职业化的称呼。

“刘秘书？”

“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扰你。”刘锦之从阴影里走出来，左右打量一下，“苗小姐怎么住在这种地方，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在市内住比较好。若是经济上有困难，我可以安排。”

从小到大，苗桐认识的刘秘书从来都是强势的，习惯性将白惜言助养的孩子们的生活都按照他的想法安排得井井有条，从工作到生活都照顾得无微不至——直到

他们大学毕业，一切的体贴便戛然而止。

这就是刘锦之的作风，从不拖泥带水。他可没时间来关心一个已经结束助养的女孩的生活，必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刘秘书找我有什么事？”

刘锦之推了推眼镜：“我今天在公司看见你了，听钱孟说，你去报社工作了？”

“还在实习。今天是陪师父去做采访，是项目开发部的钱总邀请去的。”苗桐还想说什么，触及刘锦之不悦的眼神，愣了一下，绷住了嘴。

他来这里，不是来听她的理由的。

“苗桐，我们有过口头协议的，你已经毕业了，这些年白先生资助你上学已经完整地尽了义务，以后若是没有什么事，已经没有见面的必要。”刘锦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苗小姐是聪明姑娘，若是经济上有需要现在可以提，今后，我不希望苗小姐再出现在源生地产或者白先生出现的任何地方。”

苗桐看着他，三十二岁的男人裹在昂贵的西装里，不容抗拒的严肃的脸与锋利的眼神。

她不再辩解，淡然道：“我知道了，以后不会了。”

“那经济方面……”

“不需要。”

“如果哪天你有困难……”说到一半刘锦之停下了，女孩的目光幽幽的，像狐，正瞪着他。在记忆中，每一次见苗桐她都是将脸垂得低低的，安静又乖巧，对于安排都全盘接受。关于“瞪”这个动作，在刘锦之的认知里，不是她会做得出来的。

苗桐吸一口气：“白先生将我养这么大，我已经没什么可报答他的，以后我不会再拿他半毛钱。而你是白先生的秘书，在没经过他的授意之下，你没权利替他花半毛钱。”

趁刘锦之缄默不语，苗桐已经走了。

若是再待下去，她说不定会将手中拎的炒饭砸在他的脸上。那种带着高高在上疏离的脸。谁知道？反正她走了。回到属于她的小屋里，关紧门，将饭盒打开，闻着闷了太久有了馊味的炒饭。

过去的人，好比馊掉的饭。不吃会饿，吃掉便会闹肚子。

的确是如此，苗桐将饭盒扔在垃圾桶里。

次日去了报社，一大早卓月便将她叫进办公室，不是别的事，是关于转正的事。

苗桐有些意外：“师父，实习期要一年，我才做了半年……”

“上头一大早给我打电话，就是跟我交代这件事。”卓月用笔尖一下一下地敲着桌面，“实习期工资太低，转正后福利待遇就不同了，这事儿你知道就行了，那几个实习生能不能留下还不一定呢，别声张，省得别人有意见。”

话说到这里，基本上苗桐也就明白了，好一个刘锦之，做什么事都滴水不漏。她不要钱，他就用另一样去填补。

一笔勾销，两不相欠。

不过清高地去拒绝什么的，倒是也没必要。毕竟也算是长辈，何必给他难堪？苗桐从善如流：“知道了，师父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卓月摆手：“没了，快去把凌晨那个高速公路连环车祸的采访稿写出来，控制在一千五百字，写出来不用给我审了，直接校对配图送去排版……哦，要是今天下午四点前没其他更突出的稿件，就上头版头条。”

“可文化部王主编已经定好明天的头条是明星范小琳的独家专访……”

“那个范小琳整天闹离婚，放哪天不是一样？！”

苗桐十分赞同，晨报不是娱乐八卦周刊，文化部没事抢什么头版？

她走出卓月的办公室，不多会儿就看见文化部的王主编气势汹汹地杀过来。那两百斤的身躯掷地有声，整个编室除了另一个新来的实习生，其他老鸟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二组组长魁姐冲着苗桐幽幽地说：“不用慌，这是来抢头版了，放心，不超过五分钟，保证王肉团子蔫巴着出来。”

五分钟后，王主编铩羽而归。

魁姐一摊手：“看吧，跟卓主编抢版面的难度系数不亚于虎口拔牙。”

苗桐失笑，觉得这个形容准确无比。

当月苗桐领到了转正后的第一笔工资，基本工资加稿费再加上各种补助，社里中午管饭，实习期每个月八百的工资她还有剩，如今更是有种奔小康的错觉。其实还在上学时，除了学费，每个月刘锦之都会往她的卡里打两千块钱，而她每个月只取三百，毕业后，她将卡还给了刘锦之。

这件事无意中被另一个助养的叫吴小芳的女孩子知道后，春节时在别墅跟其他孩子一起骂她：就会装乖讨巧，不就是想引起白叔叔的注意吗？穿那么破，是想给白叔叔丢脸？

其实，他们口中的白叔叔，从不会管他们花了多少钱，除了春节时短暂的一周相处，他从不私下联络任何一个孩子，即使孩子们再去讨好，他也没有任何的偏好。

那个人，是神，神没有心，神是公平公正的。

那些孩子妄想从神的怀里得到凡人的亲情，那是痴人说梦。

苗桐想，大概真的从此后没交集了。

这么想着，她不由得松了口气。

3

转眼几个月过去，临近腊月，本市郊区有深夜归家的女性遭抢劫奸杀，勘测现场断定是团伙作案，手段残忍，警方正在紧急破案，呼吁市民夜里小心出行。

这条线是苗桐在跟，她住在郊区，总是加班到很晚回去。卓月不放心，回家跟她父亲要了所市内的90年代的老房子，有60平方米，小露台上还种满了紫阳花。是卓月大学毕业时住过的，所有的家具装修都是她亲手挑的，租出去不舍得，便一直闲置。

周末苗桐叫了辆车，提着两个大行李箱便搬了过来。

虽说是老房子，可卓家的保姆隔半个月便来打扫一次，很是干净整洁。卓月月跟她收七百块的房租，对苗桐来说虽然有些奢侈，不过以这个房子来说，至少能再多一倍的价钱。师父是想帮着她，又不希望她有负担，苗桐表面不说，心里却将这个人情暗暗记下来。

卓月对她的这个性格真是又爱又恨，像她同龄的女孩子跟长辈撒娇要点好处也是很可爱的，可她这个徒弟就像一杆秤，你给她十斤白菜，她就放一个砣，绝不缺斤短两。

也是因为她这么呆，所以有什么好事，卓月总会想着她。

年底社里两年以上工龄的社员公费去温泉度假村两日游，卓月没时间去，便让苗桐顶上她的名额。其他新人羡慕嫉妒恨也不敢表现出来，只能酸溜溜地在卫生间说几句风凉话，人家苗桐是卓主编爱徒嘛，幸亏卓主编不是男的，要是男人岂不是明天就升她做组长？

苗桐在隔间里冲了水，推门出来，对两个僵硬当场的女生笑了笑，一声不吭地

走了。

隔天在去温泉度假村的大巴上，魁姐凑过来：“小苗，评论部那俩刚过实习期的新人，本来正式入职手续都在办了，结果今天一大早就来收拾东西，被开除了。”

苗桐盯着窗外飞速闪过的风景，漫不经心地答：“哦。”

魁姐不死心地说：“听说昨天两个人哭着跑去她们主编办公室的，好像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一样去告状，你不知道为了什么吗？”

苗桐笑道：“魁姐，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啊？”

魁姐憋不住了，压低声音问：“听说是去告你了，你到底怎么着她们了啊？”

苗桐重新看向窗外，扯起嘴角：“我能怎么着她们？她们在卫生间里嚼舌根被我撞破而已。”

“然后？”

“然后我就走了。”

“没了？”

“没了。”

“没打那女孩耳光，脸肿得那么高呢。”

苗桐抓了抓头发，茫然地摇头。魁姐怔了一会儿：“那也不能够啊，就算她们诬赖你，可是你也没有证人，大不了都是内部调和吧？”

“大概是因为昨天我跟师父说了一件事。”苗桐说，“这几天卫生间的门坏了，一直是开着的，卫生间外面走廊有个摄像头，那个摄像头估计能照到女卫生间的洗手台。”

“小苗……其实你是FBI的吧？”

“是运气好。”

话虽这么说，姚葵花不由得对这个年轻人高看一眼。她在报社待了这么久，并不怎么相信运气。运气与实力往往是亲兄弟。这个姑娘低调锋芒内敛，好似什么都不争取，其实仔细想来却是半点亏都没吃过。有句成语叫大智若愚，姚葵花想，这孩子前途无量。

度假村是日式的，靠山建的木楼，并不是中国人眼中富丽堂皇的奢华，日式浴场，低调朴素中，处处透出精致与别出心裁。苗桐与魁姐分到贵宾楼一层最左边的房间，靠着山，在窗口能听见流动的山泉水。

魁姐换上泳衣，转头对着趴在床上的苗桐问：“小苗，真不去啊？”

“昨夜熬夜赶稿，您去吧，我先眯一会儿。”

苗桐本来也打算着只眯一会儿，可是房间里的床垫与被褥太舒服，一睁眼，天都黑了。她稍稍洗漱下，穿着蓝碎花的浴衣去外头找社里的同事。可饭厅与贵宾楼不在一处，度假村又大得很，苗桐一头钻进假山的鹅卵石小路里，走到尽头却见原木色的栅栏掩着，是独立的居所。

苗桐刚想转身走，可是看见门牌上的字，又停住了：惜言居。

她突然想起白惜言在山上是有一处居所的，是买的度假村内的一栋别墅按照他的喜好拆了重新翻盖的。不过白惜言一年到头也住不了几天，也就是闲置着，反正是有度假村的保洁人员每日都来做清扫。

神差鬼使地，苗桐推门进去了，果真是风雅的院子，冒着热气的温泉水上铺着防腐木，冬季是葱葱绿意，汤池边环绕着小小湖泊，几尾锦鲤闲散地游弋。苗桐踏进热汤里，不是很烫，却渗入肌理的暖，好似要将这一路过来的寒气与疲惫连同骨血都融化在这柔软的泉水里。

“小姐，这里是私人住所，不是对外开放的。”

苗桐一惊，转过头，廊下白惜言裹着浴衣，冰为肌理，泼墨做发，打眼望去除了黑就是白，好似水墨画里走出的世家公子。

白惜言端着酒杯，挺有耐心地指了指门口：“门口木牌子写着的，私人民宅，非请勿入。”

苗桐怔了怔，“哗啦”一下从水中站起来，捡起浴衣根本来不及往身上套。那惊慌失措的样子像是误入了猎人圈套的鹿，失去了所有的镇定，慌不择路地要跑。

他怎么在这里？！

他回国了？！

刚跑两步，却听背后猛地一喝：“站住！”

苗桐吓得一哆嗦，立刻站住不敢动，也不敢回头，只是盯着脚下的木板出神。

“转过头来。”

白惜言看女孩慢慢转过身来，露出笼中被囚禁的雏鸟般的眼神，滚动着露珠和星光，惊恐的不安的。他怔住了，他记得这张脸，印象中还是她年少时的样子。年少时瘦小不起眼的孩子，头发干枯，脸色发黄，明显是营养不良的模样。不过这眼神，却是生动如斯，根深蒂固地植入他的记忆里。

“苗桐。”

……

苗桐一抖，退了半步。

白惜言看出她的神经已经绷成一根锋利的弦，他立刻放软声音，拿出哄小孩的架势来：“苗桐，你怎么会来这里？是来找我的？……过来，到白叔叔这里来……别怕……”他叫她过去，她就过去了，脑子像被他植入了什么芯片，对白惜言的命令毫无疑问地服从。她没有跑。她应该要跑的。可为什么要跑？那一瞬间，她在想，理由是什么呢？

等苗桐想清楚要跑的原因，发现自己已经坐在屋里的沙发上了。头顶一棵长得枝繁叶茂的发财树，全实木建的木屋，暖气很足，白惜言在吧台里问她：“苗桐，你喝红茶还是咖啡？”

苗桐已经镇定下来了，抿了抿唇：“红茶。”

他将红茶放在她面前，继续刚才的话题：“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今天不上课？”

“我毕业了，在报社工作，今天是社里公费来泡温泉。”

“毕业了？”白惜言对这些孩子的状况真的不大了解，一时有些愧疚，“抱歉，我平时……总不在国内。”

“我懂，您很忙。”

这个借口白惜言自己都不好意思用，却听她为自己辩解，便笑着点了点头。

“您的身体怎么样？”

“没什么大碍了。”

苗桐抬头打量他几眼，又迅速垂下去。他皮肤虽然很白，精神却是很好，随即微笑：“您要保重好身体。”她对于这个人想了解的，也只有这一件事而已。白惜言也看出来，这孩子竟真的是为他着想，不禁眉眼又柔软了几分。他少有以长辈的身份待人的机会，毕竟才三十岁，外甥和外甥女都还在撒娇打诨的年纪。如今面对苗桐，心里盘算着，既然学业结束了，应该是要关心一下她的生活。到底要从何问起，向来在商场上风云不变色的人在其他方面其实并不健谈，顿时被难住了，要聊些什么才好？

正为难着，苗桐已经站起来，恭敬地鞠了个躬：“白先生，时间不早了，我还要去跟同事聚餐，不打扰您休息了。请您保重身体。”

白惜言如临大赦：“好，你去吧，有事就给刘秘书打电话。”

“我知道了。”苗桐笑着说，“谢谢您的招待。”

她从进门就跟小学生似的坐得整整齐齐，红茶放在她面前都没动一口，他真谈

不上什么招待。这个孩子好像礼貌得有些过分了，这样守礼进退有度，也实在符合他的胃口。

“今年春节，你早来别墅两天吧。年前酒会多，我带你去见些叔叔伯伯，做记者要有些人脉才能在业界吃得开。”

这是要提拔她的意思，苗桐只是笑了笑，冲她挥手。

这样梦一样的相遇，最好把它当梦一样地忘记。

人生最可怕的不是美梦破碎，而是噩梦成真。

4

苗桐过后就将这件事放下了，白先生说的话，她就当没听到。

年关太忙，社里要做尾牙，每个部门都要派个人来专门忙这件事。卓月把这件事派给了苗桐，手下一帮子人，要么是青瓜头，要么是老油条，只有苗桐办事认真稳妥。

尾牙宴是十六日晚在丽金酒店，苗桐提前一日跟同事来布置会场。到了顶层才发觉有彩带喷漆落到车上，其他人不愿意跑腿，只有万年不抱怨的苗桐去拿。在停车场的电梯口，门一开，刘锦之就看见小个子的苗桐提着一大兜花里胡哨的东西进了电梯。几乎是下意识，刘锦之搭了把手，苗桐有些意外，说了句“谢谢”退到一旁。

电梯缓缓上升，刘锦之去二十六层，苗桐去顶层。

“你们报社好像每年都做牙。”

“嗯，总编是台湾人。”

顿了顿，刘锦之盯着那张镇定的脸，转了话题：“你为什么要去寻找白先生？”

苗桐气势顿时委顿下来：“对不起，是意外，没有下次了。”

好姑娘，到底要干吗？是看上了白惜言的人？还是看上了白惜言的万贯家财？

刘锦之仿佛看见自己面前站着人面狐狸，他摸不透，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前几日白先生对他说，小年夜叫苗桐过来吃饭，家里挺冷清的。白惜言的两个姐姐都在上海，北方过小年是腊月二十三，南方是腊月二十四。他的祖籍在福建，所以白家的小年夜一直是延后一日的。

“白先生叫你小年夜回来一起吃饭。”

原来白先生还记得那件事，苗桐回头笑了笑：“真不巧，那天我在外地有采访任务。”

“那我就这么跟白先生交代了。”

“嗯，谢谢您。”

刘锦之觉得苗桐跟自己很像，具体哪里像又说不出来。记得当时白先生助养苗桐时，他刚接手了白先生的秘书职务。源生地产是白先生的祖父白源生建立的，他的创业史和公司理念请了个作家撰写成了传记，进了源生的职员人手一册。白源生是天生的商人，可他的儿子却不懂经营，他当家十年，就沦落到没有银行愿意贷款给源生。在源生岌岌可危时，年仅二十岁的白惜言回国接管了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当时的刘锦之是个刚走出校门的青葱，名校出身，没有工作经验，尊严作祟于是高不成低不就。本来白惜言也没打算聘用这个带着满身傲气的名校毕业生，可是刘锦之面试出门时，白惜言看见他将门口摆柜上的玻璃花瓶往里面挪了挪，顺手将百合花调整了一下位置。白惜言叫住了他，问，问明天能不能来上班？

刘锦之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办理苗桐的助养手续，他去中学跟班主任说明来意，十二岁的苗桐站在他面前。或许是太瘦小的原因看起来更像个小学生，衣服很旧却很干净，短发像野兽啃过似的参差不齐，一双带着几分世故与淡然的眸子，叫人极其不舒服。

归根结底，嘴巴不甜又不可爱的孩子，没有几个大人会喜欢。

按照助养合同，刘锦之每个月都要去探视。头一年，苗桐的母亲还卧病在床，他每次去苗家都看见苗桐在做家务。苗家足够落魄，可家里却挺干净，巴掌大的院子里还种了棵葡萄树，几株指甲花。大夏天瘫痪在床的苗桐母亲也没有得褥疮，床头摆着新鲜的葡萄，十指指甲染得红艳艳的，总是带着很感激很满足的笑容。

有时刘锦之会觉得苗桐不是那个妇人的女儿，除了孝顺，苗桐很少表现出对母亲的依恋。像她这个年纪的孩子更多的，应该会愤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或者怨恨母亲这样的累赘。虽然这些怀疑得不到证实，刘锦之依旧打心底开始厌恶这个不声不响的孩子。

苗桐的十三岁生日过后，糖尿病的并发症要了她母亲的命，白家出钱安葬了她母亲。按照苗桐家的风俗，父母去世，儿女要没日没夜地守灵三天。刘锦之去探望，苗桐一直跪在地上低着头，墓碑前的供果滚下来，她在衣服上擦了又擦。她给他磕头笑着说，刘叔叔对不起，给您和白先生添麻烦了。